■散文

风过杨外营

张贵评

我从村后大路进村，背着阳光和画具，身影在我前面，我跟着影子行走，像一阵从高往低流动的风。

冬天的阳光稀疏地洒下来，杨外营已没了鲜艳颜色，映入眼帘的只有浅灰的色彩。天空灰青、建筑灰白、围墙灰红、杉篙树灰褐，连一辆蓝色的面包车，看起来都像被阳光洗旧了色彩。

我摊开画板，坐在村道一个半坡中间的矮墙下，轻柔却带着凉意的风，时不时会从坡上吹下来。未经粉刷的墙，被风冲刷得粗糙，墙紧贴着我背脊，墙面粗糙的纹理和冰凉的温度，缓缓向我蔓延，像有种什么力量要扎进我心里。这让我的手不禁颤抖起来，一条原本想在纸上画直的线，却一不小心画歪了，歪斜的方向，刚好是风吹走的方向。大概是风把我画里的线吹歪了吧！

风从村南的田野吹来，带着枯草涩涩的气息，滑过墙壁，流到村道上。风到我身旁时，已没了枯草的气味，它们喜欢拍打画板，发出“啪啪”的声响。一些细小的风，还会调皮地从我裤管往上蹿，在小腿留下一丝凉意后，再轻柔地退去。我把画板斜摆在风里，像水边用捞网捕鱼的渔夫那样，一只手掌控方向，另一只手不时抖动几下。只是渔夫捕的是水中的鱼，而我却不知道能在风中捕到什么？

风没有规律地涌来，轻柔的风会从我指尖滑过，带着一缕不易察觉的冰凉；急躁的风会夹杂着一些细沙，打在我脸上，也打在画上。风太紧，我就只能停下笔，用左手按住画板，任右手握着的画笔，独自在风中凌乱。

那种突然吹来的风，还没来得及反应，画笔就被它吹歪，歪的不是画笔，其实是笔下的线条，也或许，歪的不是线条，而是画中的形象：房子、烟囱、汽车和树木。风一次次袭来，我的手也跟着风的节奏摇摆。我没有抗拒风的方向，就让风替我画吧！我这样想着，便轻轻闭上眼睛，风托着我的手，任画笔在纸上随风飞扬。在风的旋律中，我感觉自己像漂浮在风河里的一片落叶，随波浪起起伏伏……

很多年前的一个夏天，我也感受过这样的起伏。那天，我独自爬到一座高山，风从南边吹来，把我吹得摇晃、起伏。我迎着风伸开双臂，想抓住风。当疾风从我指间吹走时，手指明显感觉到了风柔软的形态，那是一股股冰凉的温柔。那是我第一次在大自然中，感受到了“温柔”这个抽象词语的具体形象。从那时起，我就把自己的网名改成“风”，也想像风一样，自由自在看遍世间山水。

风停了很久，我才停笔，午后的阳光爬过矮墙，落在画上，这让本就寡淡的色彩，显得愈发苍白。我手握画笔的投影，硬生生落在纸上，一点儿也没有风的温柔。我抬头寻风，却找不到踪迹。我用力甩了甩手臂，也没能感受到指尖滑过的风。风真的来过吗？我抬头看了看天空和安静的树枝，又看了看画完的画。我确实没有抓到风，但风好像已经在我画里留下了痕迹，画里的房子被风刮歪了，画里的色彩被风吹淡了……

收拾画具时，我瞥见脚下有几滴调色时滴落的色彩，蓝的、橙的、紫的，像一朵朵不小心绽放的花。落在地上的色彩，比留在画里的清淡，虽不易察觉，却真实存在。

我背着画板离开，迎着夕阳的方向，拉长的身影投射在村道上，我越走越远，影子也越走越远。等我回头看时，晚霞把村庄染得金黄，我和我的影子，却显得黯淡。我看着远处的杨外营，不禁怀疑起来，我真的来过吗？谁知道我来过呢？谁又记得我来过呢？那几滴残留的颜色？还是被画进画里的风？或者说被风写进画里的村庄？

恍惚间，感觉有一阵风从我指尖吹过，一直吹到村子里，然后又吹走，我突然觉得自己脚步轻盈起来。

■散文

田坝的坝

赵建平

田坝是宣威市的一个人口大镇，因为田坝煤矿坐落在这个地方，地方不大，名气却很大。田坝境内大小有三个坝子，除了田坝坝子，还有石坝坝子和新民坝子。

入境的第一个坝子叫石坝。石坝有河，也有田，河与田都在坝子中央。早些年，河里有鱼，田中有稻，人们环山而居。后来变了，人们不再种植水稻，田改地，种上了玉米。再后来，玉米也不种了，坝子里的地建盖了许多房子。

石坝的田没有了，土地也在不断减少，人们难以种地谋生，便转过来采石作业。石坝多石料。坝子里原来就有一个石厂，多年来，石坝人守土为业，也凿石过活。可是，一场灾难结束了他们的梦。1994年10月23日，山石滑坡，在石厂作业的十八个人瞬间失去生命。这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自此，石坝人谈石色变，再也不去做石头里讨生活的事情。

这件事过去三十多年了。今天，那个石厂的遗迹还在，成了一个冷清的场所，长满了“铁刷把”、狗尾草。三十多年来，很多人已经离开了人世，可是，还有很多的人疼痛未消。他们不再采石，却还在那个地方，守着那些沉默的石头。

石坝，是他们的故土，也是他们一生的剧痛，终其一生也难以走出去的地方。

石坝是三个坝子中最小的坝子。喜大铁路和鸡田公路从境内穿过，和一条很小的河并行，把一个完整的坝子分割开来。从高处和远处看，荒寂的喜大铁路和泛着白光的鸡田公路，与那些坝子里生长起来的建筑一道，散发着寂寥的气息。

田坝与石坝两个坝子相隔不远，过了力行岔路口，继续沿鸡田公路转过女儿河就进入田坝村。田坝村因田坝坝子而得名，当地人习惯把这个地方叫海子。当初田坝煤矿选址，有人曾动议把矿址定在海子里，后来被否定。理由是田坝仅有的一点好田好地被用来挖煤，农民没了田，以后会让子孙戳脊梁骨。田坝是山区，能种水稻的也仅坝子里的这点水田。那个时候，这仅有的一点水田，是田坝人吃上大米的幸福美好的希望所在。

后来，田坝煤矿重新选址在杨家山的山脚，喜格铁路煤运专线的喜鹊乐火车站站址也移到了杨家山下。

田坝坝子被保护下来。不过，这块坝子的生命和土地的属性，也仅仅被延缓了四十多年的光景。四十年后的今天，田坝坝子早已见不到一块水田，整个坝子也变了模样。原有的田园风光不再，取而代之的是高大的建筑和沉寂的街道。

田坝海子终于改变了生产稻谷的命运。

田坝海子旁边有座小山，当地人叫转山营。转山营是看日出最好的地方，在山上环视远方，东可见抠心山和乌蒙大草原，西可及乐所梁子，向南可见广大山，向北可望中河梁子和被古梁子，视野之阔，算得上一眼揽天地。我曾站在这地方看田坝坝子，无数次地想，从猪场丫口至杨家山，沿翠峰到迭乌再到迴龙寺老李崖这边，修一条环坝子的路，所有村落布局在山上；想象一个坝子里种稻的种稻，栽荷的栽荷，养鱼的养鱼，风吹稻花香，莲叶何田田，鱼动莲叶间。然后呢，然后在周边的山头上，规划种上桃，种上梨，种上李子，种上杨梅，再加上一山坡野地里的映山红，那是多美的景象。可惜，我眼里的景象不是这样，它是房子，是街道，是广场，是没有生气的存在。

相比于石坝和田坝两个坝子，新民坝子更狭长一些。从色关塘到老荒田，当地人不把它叫坝子，而叫新民槽子。女儿河经迴龙寺至色关塘一段深谷后，到新民改叫新民河。新民槽子也尽是良田沃土。在石坝和田坝两个坝子被用来大肆改变用途的时候，新民槽子的大部分还在保持着土地的属性。稻这种古老的养活了人类生命的谷物，当地农民嫌种植麻烦，如今在新民槽子也少到近乎绝迹的地步，取而代之的，是这些土地也被种上了玉米、烤烟和蔬菜。也还好吧，玉米收完种上绿肥，绿肥地里又套种青菜，绿油油的。烤烟采收结束，同样也会种上蔬菜萝卜。这儿的土地肥力足，长庄稼蔬菜是生机盎然，也是诗意盎然。

最近一次我从新民槽子经过，发现土地上还建起了许多大棚，白晃晃的阳光下，显出刺眼的亮，薄膜反射着光，映衬着天空纯净的蓝。我不知道大棚里种的是什么，齐整整的大棚就可以让人想象很多的事情。据说，新民坝子的土地收益率很高。了解情况的人说，那些大棚，种玉米也好，茄子也好，洋芋也好，西红柿也好，种的是人们实实在在的生活，也是人们实实在在的希望。

作家胡性能、陈启文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感言

日前，“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在上海北外滩友邦大剧院启幕。云南著名作家胡性能的中篇小说《猛犸象》和作家陈启文的报告文学《穿越人间的象群》双双迎来高光时刻——这是继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后，时隔12年，云南文学再次问鼎这一国家级奖项。

胡性能获奖感言：

此时，站在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的颁奖现场，我百感交集。37年前，我作为乌蒙山区一所专科学校的年轻助教，来到上海复旦大学进修，就住在离虹口不远的复旦硕园，并在那儿写下我的首部短篇小说。37年后的今天站在这里，我要感谢评委会把这样一个重要的文学奖项授予《猛犸象》。这让我意外，更让我惊喜。它给我带来了绵延的喜悦，也让我对文学充满感激。我很庆幸自己的人生能够与文学结缘。它让我不仅有一个具体的现实世界，还有一个用文字搭建的世界供精神驰骋。

我是个资质平平的写作者。大学读的虽然是中文系，可我高考的语文成绩不及格。坦诚地说，我是靠数学的较高分数才考进大学的。我没有想到像我这种资质平平的写作者，也会因为热爱获得命运额外的恩赐与嘉奖。我钟爱小说这种文体，并将它视作精神自由的象征。这些年来，每一部小说作品顺利完成或者获奖，我都将其看成命运对热爱的鼓励。此刻，我想表达我内心最真切的感受：唯有热爱，是写作者持久的才华。

《猛犸象》的写作始于2025年夏天，确切地说，是在我60岁生日过去不久。60岁被称为花甲之年，意味着人生由此进入余音寥落的晚年。年纪渐长有一个好处，就是能从容地回眺过去，有了可以阶段性总结人生的资本。《猛犸象》是我向理想主义者致敬的小说，从20世纪80年代一路走来的主人公许东生，在时光的冲刷下始终不曾放弃自己的理想，虽历经磨难却仍然保持着令人动容的精神品质，像一头猛犸象，高大、笨重、不合时宜，哪怕肉身死亡，也要像化石那样留下坚硬的骨骸。

感谢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的评委，感谢每一位《猛犸象》的读者。是你们，让我内心丰盈而幸福。

陈启文获奖感言：

我是一个跨界的自由写作者，生于湖湘，来自岭南。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漂泊中寻找自己。如果要给自己找到一个定位，我首先把自己视为生态文学写作者。从小说、散文到报告文学，这一命题几乎贯穿了我的全部文学书写。《穿越人间的象群》堪称我生态文学创作的“集大成之作”。本书追踪书写的是云南野生亚洲象群的一次跨界之旅。它们莫名其妙地从传统栖息地西双版纳野象谷出发，跨越了哀牢山、元江—红河等一道道天险，越过北回归线进入了与其以往生存条件迥异的生态环境。

象群迁徙牵动了多方关注。我也是一个迟到的追踪者。当我带着满头雾水奔赴云贵高原，踏上一条在自然和人间迂回迁徙的象道，才知道这次追寻有多么艰险。大象走过的地方，既是一条绵延不绝的生态走廊，又是云深雾缈的危途险境。最终，我把象群“北移南归”的象道重走了一遍，描述了象群迁徙的每一段关键行程、每一次犹疑中的选择，以清晰的时空结构还原了象群从出发到回归的全过程。这个追踪过程也是对过度演绎的内容进行辨伪求证的过程，力求呈现真相以打破公众对象群迁徙的浪漫化想象。

我一边追踪一边追问，并逐渐形成了几个此前尚未被明确提出的想法：其一，三大顶级物种在地球上依次蹚出了三条道路；其二，应将生态主义与人道主义有机结合，“构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生命共同体”的大生态观，并在书写中确立了人与象双主体的视角；其三，从自然保护到“过度保护”，再到如何保护的追问，将生态问题一级一级地推向纵深。这些都是对人类与万物共生的终极命题的追问，决定了人类在自己蹚出的第三条道路上能够走多远。但愿，人类与大象永远同在。

（云南省作家协会供稿）

■诗歌

梧桐冬语

（外二首）

林琼

又一个寒冬
大雪肆无忌惮地漫天飘飞，寒风咆哮着横冲直撞
梧桐树不能自控地剧烈摇晃
本就干瘪零星的树叶瞬间消失
躯干虽满目疮痍却依旧挺立
日晒，风吹，霜袭
还有无知者的践踏
都让它陡增恐惧与忧郁
但此刻它不顾寒风暴雪的侵袭
甚至不顾死活地坚强挺立
唯恐错失一次难得的真爱洗礼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
推着三轮车步履蹒跚地行走于僵硬湿滑的马路
狂暴的风雪，孱弱的身躯，沉重的废旧品
还有过往行人的嗤之以鼻
让他羞愧不已 埋头叹息
就在那时
一个亲切而熟悉的声音响彻耳畔
他情不自禁地向四周环视
当目光与她不期而遇时
他倏然止步
苍老疲惫的脸庞顷刻间绽放为一朵绚丽的鲜花
她急切地冲向他，颤抖着满是褶皱的双手
小心翼翼地打开那团皱巴巴的废报纸
取出那个热腾腾的包子递向他
此刻他们无语 但对视的眼眸早已噙满泪花
让点缀了露水的鲜花越发容光焕发
她静静凝视他 他慢慢咀嚼它
他嘴角流淌甘泉 她眼角荡漾碧波
他们怀揣希冀整装再出发
映于梧桐树眼帘的是一幅美丽图画——
两个老人，一辆三轮
晶莹的雪花
还有心与心的对话
这样温馨的场景，如此唯美的画面
犹如一阵春风
拨动梧桐心弦：
苍老憔悴并不丑陋，无知践踏更不可怕
生与死的轮回也无需惧怕
心暖，寒冬亦不会冷

母亲

母亲 是深广的大地
她 给予我憩息的港湾
母亲 是和煦的阳光
她 赐予我希望和力量
母亲 是一棵大树
她 为我遮挡行进中的风雨
母亲 是长明的灯塔
她 为我指明前行的方向
我受大地哺育
在风雨里锻炼出强壮的身体
我受阳光沐浴
在成长中逐渐知晓爱的意义
我受大树呵护
在拼搏中磨砺出坚强的毅力
我受灯塔指引
在奋斗中一步步迈向心中的圣地
岁月一天天洗去了母亲年轻的容颜
但我相信
日夜流逝的只是年轮
而不是母亲年轻的心

随风而逝

我斑斓的梦
许久前已随风而去
执着的灵魂也随之散去
我一直随风漂泊
企盼寻觅快乐的往昔
可却越漂越远
逐渐迷失前行的方向
一阵风掠过
灰尘模糊了视线
阻挡漂泊的脚步
风走 尘散
徒留一个孤独的影子
在风中瑟瑟摇摆
我仍时常做同一个梦
又时时在梦中惊醒
欲让时间止于梦境
让你常留往昔
你却被风吹得无影无踪
谁也不知道，我那些
孤独的漂流记 连同
苦涩的记忆
该如何倾诉
谁也不知道，漂泊的足迹
已被岁月洗去
谁也不知道
过去的过去
已经随风而逝